

风物

雪人

肖复兴

今年北京第一场雪,我在南方,第二场雪,正好赶上了。一清早就往天坛跑,生怕再和它失之交臂。如今的北京,一冬天难得见雪。记得诗人昌耀写过一句诗:没有雪的冬天岂不是冬之匮乏!所以,才格外珍惜。

是个周一。故宫,休息;颐和园太远;皇家园林里,天坛最好。有红墙碧瓦,还有祈年殿天蓝色的圆顶,衬托着纷纷扬扬的白雪,是一幅冬日绝妙的图画。

一进东门不远,就看见草坪上一对母女在堆雪人。雪人已经堆得比小姑娘都高了,胡萝卜插的鼻子,橘子安的眼睛,苹果做的鼓嘟嘟的红嘴唇,头上顶着肯德基炸鸡块的大圆筒盒子做成的帽子,滑稽的小丑样,站在雪中望着小姑娘,也望着还在空中飞舞的雪花,奇怪自己怎么瞬间就魔术般变成这样子了。

小姑娘也就三岁多的样子,胖乎乎,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小皮球似的,和雪人相映得红白色彩格外明艳。不知道她在和雪人说着什么话,妈妈走过去,和她一起往雪人身上添着雪花,好像想让雪人长得再胖一些才好。我猜想,这应该是这个胖乎乎的小姑娘的想法,小孩子的想法总会异于成人,而且分外可爱有趣。

如今,北京少雪,如此大的雪人,在天坛少见。上次在天坛见到这样大的雪人,还是二三十年前的事。那一次,在天坛转了一圈之后,看到一个大雪人已经融化,只剩下脑袋,身子坍塌成一摊脏兮兮的泥水。天太暖了。

记得俄罗斯作家普利什文写过这样的句子:“雪花仿佛是从星星上飘下来的,它们落在地上,也像星星一般闪烁。”他还说,“麻雀落在雪地上面,一会儿又飞起来的时候,它的身上便也飘下一大堆星星来。”如今,空气治理有了成效,才见得到飘飞的雪花真正晶莹剔透的白色,还能够如星星般闪烁。

在长廊边的台阶上,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穿一身洁白如雪的汉服,她拿着手机蹲在那里,不知在给什么东西照相。我走过去探身一看,台阶上摆着三个雪人,雪人只有巴掌大,大概是整个天坛里最小的雪人了。用草棍做拐杖,插在雪人的身上;用落在地上干枯的松果做的眼睛和衣服上的纽扣,大概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做嘴巴,姑娘用身上带的黄色塑料胶条,弯曲了一下,做成了微笑的嘴巴。画龙点睛般让这三个袖珍的小雪人一下子活了起来,那么可爱。

最有趣的是,三个小雪人的旁边,放着一个塑料的玩偶,穿着黄、粉、蓝三色的汉服,曳地的长裙,云鬓长发,还梳着犄角般两个粉色的长髻,憨态可掬,十分可爱。玩偶比小雪人还小,并排在一起,有种混搭的效果,仿佛在演一台童话剧。三个小雪人和玩偶比起来立刻长成巨人般,好像在俯身争先恐后地和玩偶讲话,它们可能在打探人世间的消息,说不定在向小姑娘表达爱意呢。

姑娘照完相,要取回玩偶,我对她说:请放在那儿,让我也照张相!

在北门内坛墙前,沿墙一溜儿白雪,为灰色的墙镶嵌一圈耀眼的银边,让这一溜儿灰墙明亮了起来。远远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姑娘,揣手站在那里,看着蹲在墙边雪地上的一个小小伙子堆雪人。姑娘不动手,也不动声色,小伙子一个人玩,谁也不说话,颇有一种隔离效果。或者,是在各想心事;或者,是相互有着默契,雪人身上一直落着姑娘的目光。

走近一看,不是在堆雪人,说在捏雪人,可能更准确些。而且,捏出来的也不是雪人,是一条趴在雪地上的小狗。小伙子很有耐心,在手心里把松软的雪花捏紧捏实,捏成冰晶状的雪块,然后一块块地贴上去,小狗便有了层次分明的棱角,凸显出块块肌肉、骨骼。他正在做小狗的头部,耳朵已经出来了,长嘴巴和凸眼睛在渐渐显形,前腿蹲,后腿趴,尾巴居然那么长。或许,他就要这样夸张的效果。

他头也不抬,不看周围,也不看姑娘,就这样专心致志默默地捏着他的小狗。雪花不住地飘落在小狗的身上,像长出了一层绒乎乎的毛毛。雪花也不住地飘落在小伙子 and 姑娘的身上。我心里暗想,如果小伙子就这么一直捏着,姑娘就这么一直站着,他们自己也会变成雪人呢。

微小说

义獾

孙春平

时下的人真怪,乡下人往城里挤,城里人却想方设法奔山岭建房,说山林里空气清新,养人。于是,大山里的村庄便一日日枯瘦,居住的人越来越少了。

岳老汉世代居住的小山村只剩老岳头孤单一人了。拆迁公司一次次来人,开口就是请开价,可老汉偏不开这个口。儿子隔三岔五打来电话,也请老人到南方去,说孙子想爷爷了,又说实在嫌南方潮热,我给你在老家县城里另买房子。岳老汉猜到这肯定是拆迁公司找儿子了,便直来直去地说,你个见钱眼开的,少给别人当说客!

入秋的时候,山下来了不少人,或喊他舅爷,或喊他姑丈,提着鲜鱼鲜肉,名烟名酒,说是来给老人家过八十大寿。老汉说,我只过阴历生日,离八十还有小半年呢,你们是怎么个绕绕儿。众人面面相觑,只好交实底儿,说我们是被人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人家花的钱。人家还答应,准备给您老人家雇一个保姆,全天候侍候,直至百年。老汉哈哈大笑,说那你们就带上东西赶快回去,遛个话,说我老爷子永远健康,用不着他们孝敬!亲友们哭笑不得,离去时一路埋怨,说这老爷子,越老越倔。

老汉当然不可能永远健康。过了一冬一春,他突然给儿子打电话,说我要去见你妈了,你抓紧回来,有些事我要抓紧交代。儿子大惊,在电话里喊,老爸,你别吓唬我!老人说,我吓你干什么?四季轮回,生老病死,其实是一个道理。你抓紧回来吧。

儿子回来了,是乘飞机赶回来的。老人已经病弱不堪,五六天没吃东西了。老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死后,就把老房子让出去吧,要说条件呢,我只有一个……咱家后园子里,贴北围墙有个獾子窝,你跟新房主说,卖房的条件好商量,只是说啥也不许祸害那一户。同是一命……人兽同理呀。

老人说完,就昏睡过去了。在守候老人的时光里,儿子去了

家里的后园。那是夜半时分,天地清涼,一片静寂。后园已多年疏于耕种,在荒芜的枯枝败叶中,男人果然找到了一个隐匿的洞口,离洞口三五步远的地方,放着一个木墩,木墩前的地面很干净光滑,面积只有锅台大小。莫不是,老人觉少,夜里睡不着,就坐在这里看獾子吗?

很快,男人发现洞口探出一个獾子头,小小的黑亮猫眼很机警,长长的尖嘴巴四处嗅探。也许是獾子在来人的身上闻到了熟悉的气息,犹豫一阵,还是钻了出来,在园子里跑一圈,又钻了回去。在有些地方,獾子因

嗅觉奇灵,又被称为狗獾。男人端坐不动,他要看看这个獾子还有什么举动。少年时,他没少陪老爹捕獾,多少了解些这种小兽的把戏。果然,獾子又露头了,不过,这次不是四爪落地爬出来,而是仰面朝上,四爪抱怀,显然是被什么东西从洞穴里推出来,身上臭烘烘的。臭獾被推出洞,身后闪出两只推它的獾子,直至离洞口远些的地方,臭獾才一翻身,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抖落身上的臭东西,又从土石墙下的一个豁口钻出去,不见了踪影。月光下,老汉儿子新奇地发现,原来臭獾脊背光秃秃,鬃毛皆无,那一定是常被推拉磨损而成。而推它的那两只獾子则明显带着伤残,一只在后足,一只在前爪,跛得都挺厉害。它们似乎也想从豁口钻出去,但只转转,还是退回去了。拂晓时

分,臭獾回来了,嘴巴上叼着一只半大的山兔,两只前爪还推着一个土疙瘩,细看,原来是个马铃薯。两只残獾听到动静,迅速跑出,将山兔和土豆接过,又回洞中。老人儿子由此想到,獾洞里肯定还住着行动不便的獾子,可能是老的,至少有一只。唉,老父天天坐在这里瞧,早把这一家子的事看清楚了。这一家子就数那只臭獾辛苦。獾子天性爱干净,别看洞外乱糟糟,穴里却永远是洁净的。臭獾不光要将出不了窝的老獾排泄物裹在怀里送到洞外,还要趁着夜色去山林里为全家寻找、捕猎食物,老弱病残全靠它了。老父不肯离开老宅,是感动于臭獾吗?感动又是始于什么时候呢?

冬的节气

孙成文

紧缩叽喳的声音,翻动的羽毛,掠过寒意隆起的日子。

我是不是该以一种朴素的心情,重新修订不断凝结的沉重,键盘敲击的声音,更显冬日的沉默与冷静。立冬之后,思绪的全部意义,在承受中遵从季节的又一次交替,就像遵从生活的一次次变更。

小雪

第20个节气的小雪,哪怕小于2.5毫米的厚度,对北纬39.53度的东港乡村,只可意会,想象的空间,大方了好多年,好多年,像一些希望,年复一年重叠。

多想这一天,乡村的树上生出洁白的枝丫,那些单薄的纯洁,一大早就铺满园子,一个个脚印,清晰透视冬天的存在。

细节没出来,小雪这天的乡村很无聊,树发呆,路空寂,人,无言以对萧条的冷眼。

哪像我,阳光充足的办公室里,面对一张张雪的图片,给予这一天胡思乱想,允许我,用纷纷扬扬这个词,覆盖地板结的面孔,允许我,用无能为力这个词,遮掩从未抵达的渴望。

大雪

今天,风揪紧了思绪,大地的密度,空气的温度,深刻一次,沿着台阶上上下下,溪水被蒙住眼睛,看不清前路,生动的嗓音,啞哑下来,北方人,比南方人庆幸,不用“空想黄河彻底冰”。

今天,北纬40度的寒气,挡不住兰草伸出小手,声声召唤,挡不住躁动的脚步,在丛林中响起,一只比春醒得还早的老虎,执拗地寻找春。

今天,忽略静与不静,恣意的大雪中,徜徉心情,舒展广袖的精灵,昂扬咏叹,多想,那洁白的霓裳,覆盖心烦,也遮蔽意乱,漂白日子,以及现实的不堪,一棵棵树,站在雪后月光轻柔的地方。

冬至

最短的阳光裹不住艰深的风,漠然的回眸,残留的温存丢失了印记,一个村庄和一棵树瑟瑟了好久,借助风,相偎取暖,最长的阳光,久久凝视南纬23度,那深情眼神,让北纬40度的今天妒忌,心情陷落在短暂的亮度,瞬间暗下来。

这里开始数九,至长的夜,一片雪花也不曾飘落的冷清,空旷了再空旷,更多逼人发抖的情绪,凝结蠢蠢欲动的念头,要不你看看,星星也眨巴不动眼睛,持久的月光绕紧深邃的冰冷。

或许我体内的寒气,需要今天热腾腾的饺子温暖。

老汉一睡便是长眠。拆迁公司闻讯,立刻派人来帮助办理丧事。几天后,儿子主动谈了父亲对老宅的处理意见,拆迁人自是大喜,说附近村庄就有獾子养殖专业户,我们把这一窝送去,只求尽心喂养,直至终老。儿子说,我爹若是有这想法,何必等到今日。你们另找个地方,山林之间,隐秘之处,还是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吧。

獾子的新家地点很快选定。男人带人去移獾子窝,锹镐之下,却哪里再见獾子的身影,一只也没见。有人说,送殡那天,走在后面,感觉后面一直跟着几个小东西,以为是狗呢,莫不是獾子也通人性?男人甩了一把泪水,说那就别打扰它们了。同是一命,人兽同理呀。

新年(外一首)

白俊华

钟声响起之前
可以给心灵洗个澡
然后关灯,想星星

黎明先于黑暗出发
此时,它正借助
风的翅膀
轻叩春天的马蹄

时间有了新的鸣叫
远处传来
阳光清爽的笑声

远方

白云新了阳光
一缕炊烟,新的安静的村庄
脚步新了眼神
一抹微笑,新的昨夜的梦乡
此时,我的心情
正新在铺满雪花的路上
一曲乐音,新的思想

风,新的冬的话语
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鸟鸣
新了屋檐,或门窗
所有的树都在孕育春天
一个简单的手势
新了期待,新的展望

与迎面遇到的每一个人
热烈握手,彼此的体温
让信任新了信任
让脸庞新了脸庞
然后,让我们并肩前行
和谐的足音,新的远方

芝麻(组诗)

韩辉升

芝麻

芝麻开花节节高
芝麻顶上
挂着一串串好日子
打开看看吧
日子里的滋味
一粒香过一粒
村路上
挂着一串串好房子

想起

想起那年堆雪人儿
我堆出一个雪人儿
妹妹也堆出一个雪人儿
妹妹说
她堆的这个是嫂嫂
我说
我堆的这个是妹妹
妹妹不会想到哥哥在撒谎

总会想起一条河

总会想起一条河
无论大河
还是小河
一定是你家乡的河
无论村前流
还是村边过
你一定在河边唱过歌
无论清澈
还是浑浊
一定解得了你的渴

锄板

爷爷说
铲地十年的锄板
就变成银了
铲地五十年的锄板
就变成金了
我问
铲地百年呢
爷爷沉默一会儿说
那就变成土了

依然

长江游过
黄河游过
也曾游过密西西比河
东游过西游过
游南游北
一过客

今天
你终于游回了大凌河
等你回来那湾水
依然清澈
甚至依然羞涩

我是一条鱼
据说鱼的记忆
只有短短几秒,那么
就当我是条鱼吧
刚刚含泪离去
马上转身追你
我记不住你的拒绝



插画 董昌秋

插画 胡文光